玉劍尊聞

梁水部玉劍尊聞序

往余客京師好攟拾古人嘉言軼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迺有笑余者曰甚矣子之勞也今以子一日之內出入禁闥公庭之論列私家之晤語誠筆而存之

皆足以爲書迺必舉數世或數十世濶遠而荒忽者整齊而補輯焉雖用意之勤其人與其事則固已往而不可追矣不亦難乎余心韙其語退而爲歲杪日記有成帙矣久之朋黨之論作士大夫所聚訟而爭持者黑白

同異紛糾龎雜既不足取信而飛言
微辭咸目之以怨謗余之書雖藏在
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
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
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
若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

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巳水部眞定梁公愼可別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見於京師出所著玉劒尊聞集以示余曰子爲我敘之夫古之立言者取其講道論德用口語相傳授自典謨以

降至於孔孟左丘明穀梁公羊諸書
皆是也聖人不作諸子迭興乃務為
文章競著作假借緣飾不必其中之
所欲言即得失無所攷正家乘野史
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遺兵
火易世代散亡放佚百不一存兎園

之小儒據事直書鮮識顧避病在僻
陋而寡聞其稍有聞者忌諱疑畏輙
逡巡勿敢出無怪乎書之不就可勝
嘆耶梁公之祖貞敏公爲名太宰大
司馬致政里居者二十年自公爲兒
童時習聞先朝掌故長而與趙夢白

先生游先生一代偉人其緒言遺論可指數而述也旣而子弟位卿貳儕法從出入兩朝百餘年來中外之軼事皆耳聞目給若坐其人而與之言無不可以取信而公爲人又伉爽軒豁少年好畋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

折節讀書官禁林被黨錮志氣不少挫歸所居雕橋莊杜門著述且十載家世貴盛修勑醇謹踰於素門寒士而聽其論辨則恢奇歷落滚滚不休噫公之書其本於為人者如是是足以傳矣余既論次是編而因以告後

之人使知一書之成於斯世不爲無助各宜愛惜其所聞遵公之所以得而毋蹈余之所以失也

順治乙未秋日年家弟吳偉業題

序

士君子著書立說匪徒資諛聞閎博覽也蓋將多識前言往行以爲蓄德之助俾徵文考獻者有所折衷得以尚論當世斯足述爾世說一書人但見其嫺婉新粲足以鼓吹休明而不

知點染生動能使讀其書者如親承樂衛之韶音躬接殷劉之玄緒神明意用躍躍毫端若長康之貌裴令頰上三毛識具頓現非擅化工之筆者其能之乎是故義慶以降雖代有排篹終鮮嗣音而何元朗至規模前范

廣爲語林自漢迄元庶幾該矣然猶以事詞錯雜不雅馴爲憾求如元美先生所稱造微單詞徵巧隻行因美見刺因刺通贊者莫若愼翁梁老年伯所著玉劒尊聞一書可謂無間然矣公爲大冢宰聞孫生負異稟家讀

賜書其淵源固有所自入官中秘存
歷水衡立朝伉直明典故樂與賢士
大夫遊則其所聞所見更有非尋常
耳目所能及者公與先相國爲同年
友壬午之役余小子復附令嗣少司
馬後塵以通家子得時時拜床下因

習知公爲人豈弟眞篤外和內介葢古之有道君子也若乃稱說往事徵討故實片言瑣趣有得必錄一年所積遂成巨典而又搜亡三篋問富五車博引旁綜隨錄隨注今古貫串尤爲前脩所未有夫酈道元之於水經

裴松之之於三國以及劉孝標之於世說皆作者一人註者一人故能標領義味各臻玄勝今公之成是書也雖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研尋演繹直合義慶孝標爲一人豈非近古所希覯者哉方今史書曠軼汗青

無期稗官野乘既淆雜靡所考信而
秘府實錄又不過具日月列官爵生
卒已爾微言大義罕或有存者昔洪
武初脩元史遍召海內耆碩爲之而
故事放失危太素至以餅餌啖老兵
徵問軼事以資編摩吁亦陋已今公

方立交戟下具史才爲人倫模楷而
是書簒玄鈎要又出國史家乘之上
當事者而不欲徵文考獻則已當事
者而誠欲徵文考獻舍公曷適哉雖
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之所在言
亦儵嚮然則公之爲是書也豈第以

佐清談揮麈之萬一乎詩云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我知公之意其惓惓
於是編者葢不勝異代之思也巳
年家子錢棻頓首拜譔

汪劒尊聞序

史學之失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爲之說曰難言史天下無史矣易言史天下亦無史矣夫謂難言史而無史者何也祖功宗德日月不刊國憲家猷琬琰具在周官之六典如故公羊

之三世非遐不於此時考求掌故網羅放失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將使禹跡夏鼎弗克配天文謨武烈于焉墜地雖我昭代文不在茲豈蜀史之無官抑籍氏之忘祖故曰難言史則無史也謂易言史而無史者何也史記

遠稽世本通鑑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莫不遠述典章近刊蕪穢今以匹夫庶士徒手奮筆典籍漫漶凡例睹駁定襃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無徵此一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記傳之有班

馬也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質班之末子也五代之脩暘馬之耳孫也今一旦祧班墠范昭左而穆馬東觀巳後夷諸席薦足取步目言以足志雖師契而匠心恐代斵而傷指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史也

眞定梁愼可先生規摹臨川王世說
撰王劒尊聞一編余讀而嘆焉愼可
少負淵敏博學强記下應奉之五行
識安世之三篋其才與學可以史世
食舊德歷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
諳曉臺閣故事者於當世無兩其家

世可以史少游高邑之門壯入承明之署曆昌已來九變復貫南北部之壇墠大小東之章牒絲綸之簿籍邊陲之圖志莫不取諸腹笥得之目論其閱歷可以史滄桑貿遷陸沈郎潛填膺薄胃裂吻搖鼻躊躇回顧吮毫

閣筆退而採集斯編臚陳瑣碎踵附
臨川之後塵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良
於國史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審
之未敢以嘗試而漫爲也余少讀世
說嘗竊論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
變遷固之史法而爲之者也臨川善

師遷固者也變史家爲說家其法奇愼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說家其法正世之君子有志國史者師愼可之意而善用之無憚築舍無輕奏刀子玄有汗青之期而伯喈無髡鉗之嘆豈不幸哉余愳世之讀斯編者

不深維史家難易之故而徒取其長語瑣事供談諧代鼓吹䂓與語林說郛之流同部類而施易之也爲論著之如此

順治丁酉仲春二月望日通家眷社弟虞山蒙叟錢謙益謹序

玉劍尊聞引

樞少為祖父母所愛父母不忍嚴督總角以後日事蹴踘馳馬頗曲近婦人年近弱冠趙州趙先生黃岡秦先生謬相器重始感憤讀舉子業書年近壯幸登科乃讀古詩文涉獵百家無何選授鳳閣舍人掌綸演誥若無暇日適因中堂黨論削籍家居乃益涉獵竊見自元以來數百年間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有聞見畧類世說新語者分部書之簡素未敢參一巳

意隨所聞見卽書亦未得序時代之先後名位之崇
卑壬午起復原官漸經悲難此書遂置高閣今年兩
見慮其日久散失少爲刪訂刻之都門非樞敢妄昔
人所云寡學好名也至樞性量疎放不無孏遺當徐
續入之順治甲午長夏梁維樞敬識

玉劒尊聞　卷之一

常山梁維樞撰　男清遠清傳校

德行

徐駿常熟人少偶畜鴿鴿唐明皇呼爲飛奴其定呼爲游鴿喜合凡鳥雌乘雌惟鴿雌乘雄逐月有子父撻之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時人稱爲泣鴿先生

陳茂烈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

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滋口食也遷之

松窗寤言曰茂烈字時周莆田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孝顯

李秉 曹州志曰秉字執中曹州人累官吏部尚書

王竑 字公度河南衛人爲戶科給事中太監王振致睿皇帝陷土木景泰皇帝監國百官慟哭劾振錦衣指揮馬順叱百官令退竑奮臂起曰順前黨振今叱逐百官敢無上如此即捽順髮仆地衆因蹴

踢死從總督漕巡諸郡大饑發糧賑濟居流之民咸安謠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軍民安堵累官兵部尚書乞休以歸竑督漕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嘗折抑之竑免官過清河指揮具饌致慇懃發之則皆糞穢單益藉紓夙恨未發竑還官人有仇指揮者訟于竑竑竟不較前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閒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

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致非其

人不與交乘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市井釋別見或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乘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尙自不同何至以驕鄉人哉

楊翥醇謹清約與物無忤隣有作簷溝注水於其庭者則曰晴日多雨日少又有侵其屋基者則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須也不妨翥字仲舉吳縣人賜丁竒引拔累進官禮部尚書上竒洛新第承

邀翁登堂以令初成衡賢人肯縣之

黎淳性耿介取與不苟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茶別見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黎淳字太樸湖廣華容人舉進士第一累官南禮部尚書子民牧民表皆舉進士

薛遠字繼遠無爲州人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唐詩慕道煉丹道流勸之出家入山唐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仙

徐益孫　字長孺華亭人以文章道義重天下　少孤事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側昕夕悲慟郡邑大夫請上其事以旌異辭曰益孫旣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報母不能揚名以慰母何忍借母以竊名未能從殞已是偷生莫可抒哀敢希幸進反覆二思只欠一死讀者比於陳情表云

徐歸德萬仞有豸彼若不敢歸當路欲除之泣請曰與其無豸吾寧無家 萬仞浦城人

秦愍王 諱樉高皇第二子國西安府 會宴山莾嶠行酒一坐縱觀王廉獨端首正視王問故廉對曰昔李白 別見 此問其狀今臣得見其面爲幸多矣何敢縱觀 廉命涪人人稱交山先生

陳繼官翰林歸隨母抱甕行灌甚恭母入以壺漿來繼邀而前承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 繼字嗣初號

耕樂吳人楊文貞薦授國子博士改翰林五經博士直弘文閣陞檢討天性淳篤敦行修謹書多淹誦爲文有思致子克完皆有文

杜瓊以生未識父嘗夢寐見之且徵其狀於母遂肖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 瓊字用嘉吳縣人博綜今古爲文必本於理性至孝門人謚曰淵孝先生

李賓之 東陽別見 嘗中夜飮酒歸其父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

詔梁材司徒選都有屋一區價二百金崔銑嫌其敝陋材至即居之 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登進士累官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諡端肅平生廉直終始不渝爲廣東左布政使一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跣而出詈不已材瞋視觴書端坐自如富慚而退

銑字子鍾更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叅政銑登進士選庶吉士明經修行毅然以洙泗爲師仕至南京

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敏所著士翼讀易餘言洹辭松窗寤言諸書多行於世天下學者稱曰後渠先生銑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歸橐無一物惟攜古書數篋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水矣少師夏言贈句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

陳大科

大科南通州人登進士仕至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在省九年上疏皆侃侃持大

謙居鄉抑抑下人主撫之能尋咫之善往往揄揚不容口時奮力爭是非立然諾雖責賁無以過也

撫廣右以父陳堯字敬甫舉進士累遷刑部左侍郎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既仕以文學飾吏治嘗就里中築紫薇園

嘗爲廣右左轄來訪藩司不敢行中道居中坐

許太宰締婚譽文學一馬一輿爲送一襲一笥爲裝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舉進士累官吏部尚書

家業饒裕而自奉儉約子孫蕃衍科第不乏

客有謂海豐楊公忠厚太過楊曰忠厚無過哉患不及耳

海嶽靈秀集曰楊巍字伯謙山東海豐人舉進士累遷吏部尚書事母至孝朝夕上食躬嘗以進母嘗冬月病思食西瓜走使覓致至則不及飯含巍大痛終身不食西瓜

楊公常云吾未嘗跡人之所爲爲者自爲未嘗耳人之所言言者自言

嚴太宰不受人幣獨不却書扇卽報答數必相衡 嚴

清字直甫昆明人成進士仕至吏部尚書謚恭肅

初除富順尹或以謂此木汻之劒而輕饋斷犀

耶嚴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劒也乃方在冶中惟工

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

董朴 麻城人少希鈍目不能識數行鄉父憐之謂其

父曰郎君不慧柰何若之易不令牧耶有開之憤

乎工請收豎置座右苦心力學比長而慧成進士

仕至參政

過岳州造謁劉忠宣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任按察副使大夏歷官兵部尚書年八十一卒贈太保謚忠宣常言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嘗戒利亦嘗遠名吳廷舉贊之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嘗治河方祀神所焚帛灰結成人形忠宣留之設麥飯糟蝦更無它具村因感省持雅操至終身不變

陳祚與人語苦而不甘其操行其讀書皆攻苦人謂

三若先生 祚字永錫吳縣人歷官按察僉事乞休居城東杜戶養高敝布衣邢量滄博日攜書徙步往就質之邢不設茗祚每過必以餅餌或魚羹麥飯自隨邢終不一啜郡人兩賢之

王璡 字器之昌邑人以儒士舉 作寧波知府操守廉介故事日有堂饌用魚肉璡謂家人曰汝不見我食草根時命痤之人呼為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訪為客居間璡不懌曰吾意若造請有利於民也而

三[illegible]

厲民耶茶至大呼徹去不必奉給事懸退人又呼

徹茶太守

張昉見妓必却避客誚之曰是何傷我於女子不能

癖不能遠譬如黃鳥逢鮮花蔭木輙稅羽施聲須

史使翻然歛領心境兩忘昉曰予不知鳳凰非梧

桐不棲肯自辱桃溪柳徑耶 昉字元昊華亭人方

負嗜學性不脂韋

李成梁封伯時僭江陵公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illegible]

進士所爲文務列子史百家言而其學一本之躬
行根極理道歷官左柱國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
大學士贈上柱國謚文忠公性淡泊遇事有執持
居官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以身繫天下
輕重操心堅正風節稜稜苟利公家專行一意不
以遠嫌自累然巳刱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竭誠
體國至抗精弊神攻劚其省思慮謝曰吾欲畢吾
分安得恤吾身諸所建設修舉皆爲世之計以故

三餘贅筆

疆守寧群生遂銀萬兩金千兩爲謝江陵公却之
語其使曰若主以血戰功封一官我若受之是且
得罪於高皇帝其母再賚
何艮傳守杈毗華亭人與兄艮俊齊名舉進士官南
禮部正郎帥罷歸以文籍花鳥自娛弱冠得疾醫
診脉謂猴生法配宋氏誓不獨生及艮傳沉痾已
絕宋遂自縊明旦艮傳復甦久之病愈念其妻異
節誓不更娶

太原王相公 王錫爵字元馭其先系太原徙吳太倉州遂爲州人錫爵幼工爲文爲禮部來首賜進士及第累遷少保吏部尚書進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時人亞其清峻 既貴抵家未嘗乘明轎曰鄉黨當如是也

蔣子徵終歲課農語人曰此不差强趨郡邑居閒候伺顏色者耶 子徵名夢龍長洲人由進士仕至泰議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來進士累遷南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襄靖開府時有遺糖結十斤曰知公不愛金珠敢以清物貢郭曰此亦尤物吾聞墨者名臭其齊以香博臭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國有之有生結糖結虎斑結金絲結不同生結閩人最重不以入中國入中國乃糖結瓊州亦有土伽南即所謂鷓鴣香入手終日馥郁

張振之字仲起太倉人寮進士仕至按察副使少有

鷲行方餘庭階有美女來奔以諭諭道之堅身不以告人

與王文肅同載金陵道中讀殷荆州傳至水儉食纔五盌蹙頞卷太息曰豈有一刺史當儉歲食止五盌而史尚稱廉者乎文肅曰足下自挾藜莧腸而薄居門禁臠之味與時及之而後知爾

張曰僕嘗夢浮海得箚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荆州不難爲也子姑操務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藜莧腸亦有味乎否後張再爲二千石每食果未嘗至五

監
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
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父病積年衣不解帶執藥
揮淚遂眇一目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仲堪父
嘗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鬭至是帝問仲堪曰患此
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除荆州刺
史先是仲堪遊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
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
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

郡乎對曰水中着岸其名爲洲若將得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仲堪在州食常五椀盤無餘肴語子弟云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後爲桓玄所敗逼令自殺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嗇于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

王問字子裕無錫人登進士歷廣東按察司僉事遂不復仕進以隱操名天下大夫士爭購其詩若畫寶藏之稱爲仲山先生門下客諡之曰文靖

念父

春秋高疏改南主事便養而文雅不欲行間則為
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日月日一易之如吾日侍
也

趙司成 趙永字端錫長陵衛人登進士歷南京禮部右侍郎乞休還居都下不出戶庭

過繹文恪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舉進士歷祭酒謝病歸作巳有園閉門讀書卒謚文恪

邸持二帖為西涯壽繹入索帖不得家無他物會里中餽魚食過半矣持

以祝西涯烹魚沽酒門事倡和　李東陽字賓之金吾左衛人方三四齡輒能運筆大書中外稱爲神童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命給紙筆書賜果鈔送歸舉進士仕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天下稱爲西涯先生東陽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行下成誦不忘少入翰苑即以文學垂名北省用咸知遇力持國是值權奸劉瑾用事屏紓調劑天下陰受其賜

樂汲引人才門生半四方多有時名每日朝罷門生群集其家談文講藝殆無虛日風流儒雅前代罕相出亦罕見其比操貞履潔卒之日不能治喪著懷麓堂稿字書精絕逼古

吳嶽字汝喬汶上人舉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卒諡介肅平生清操絕俗歸自留都廳事不備至借僧寺接客

守廬州王廷 廷字子廣號南岷四川南充人舉進士歷左都御史有小習以事忤御史李

學道李輓而笞之群瑺捽李於午門外痛搥之廷
列狀以閣謀於徐階戊其首惡發給事中張齊陰
罪給事中周芸等爲齊訟冤廷鞫秩爲民萬曆初
還故官卒謚恭節
守蘇州以公務會於鎭江吳折
東徵王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斗合肉斤許蔬
一束於舟中并騶從趨王同舟往王熟視其具笑
曰具止是耶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爲比至治
具相與論心盡歡竟日而還

陳眉公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少負異才援筆爲言立就偶有所感念遽棄去諸生石隱華亭市縱讀天下書閉戸著述學士大夫聞而高之自號眉公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於刑死於兵死於歲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卷爲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曰種德錄

許應逵字　嘉興縣人舉進士仕至按察使爲東平守甚有術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論謫去吏民哭

[illegible]不絕應逵旣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點眼淚耳僕嘆曰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

屠丹山　屠滽字朝宗鄞縣人舉進士仕至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保謚襄惠滽能詩文尤精法律毎自謂掌刑獄惟恐誤殺一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事親備極孝養父好治魚池滽將鑿池以悦其意夢神語狀乃卽池山名

日天賜嚴構亭池前曰樂親亭體貌魁梧秀整鬚長及臍自稱髯翁生平敦朴不事機械晩老益簡直與人立談輒見情實家人嘗笑之曰乃翁腹似無腸胡直乃爾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以明經薦官至國子監司業有誌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産業居官不以妻子相隨淸若如布衣時

陽明王守仁別見封翁家居時道遇父執下馬執手

柩糊弱道左其父沈撫手擗擗而去

明制不得兼封本生父援諸大綬修撰淵考疏請貤封情詞懇惻肅皇帝特許之生母卒惻又不得服大綬衰絰蔬水不赴闕當事者矜其情爲請於上得服本生嗣是廷臣凡爲人後者咸得貤封及服本生人推大綬爲孝能錫類大綬山陰人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在講筵一時臣侍經幃者忽獨發嘆皺家視滿廷愕然大綬講遲如故咸云有養官至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陳繼少孤貧就學於俞貞木每歸飯斯須輒返俞異焉竊視其所之至客廬中懷出一二糖餅啖之即行俞自是留食於家貞木字有立世家於吳以爲授縣令政舉惠行

吏部議陞郎中劉大夏爲太僕卿大夏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將居時見府縣政事未善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能今幸登朝

不得一親民官非素誌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

叅政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

夏福建叅政後官大司馬嘗曰我能至今日叅政

之力也

金幼孜別見温裕有容不伐善不矜名名其燕室曰

退菴

宋潛溪宋濂別見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

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

楊廷和宦遊歸爲鄉人建一惠局通水利灌溉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 廷和字介夫號石齋新都人父春提學僉事廷和舉進士選庶吉士累遷南京戶部尚書召入內閣辦事加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毅皇帝親征宸濠欲稱威武大將軍命寫勅廷和力爭毅皇帝崩翊運扶危功在社稷廷和少嘗夢天門開見卓楔題曰際昌辰遊之日初夢天門開二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非皇帝即位

贈太保謚文忠弟廷議兵部待郎予慎狀元官修

撰惇兵部主事

文徵明別見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以他端

易之使不得言

景暘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眸

烱然舊疾如失暘字伯時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二

人授編修嘗以不獲禆補時政作自罰篇官至中

允管南京司業事以母憂去位服除北上行至真

州病卒賜少產於真州易簀之地即其懸弧處也

劉東山東山大夏號也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不上庫簿任者取去以充橐篋相襲以爲固然劉發庫藏庫吏以故事白劉沈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非大丈夫也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

許道中爲學士家居路見族叔負米一囊叔曰汝爲

我負之學士欣然肩負隨行送至其家而去　許彬

字道中寧陽縣人登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修

撰大理少卿太常寺卿英廟北還迎駕主復辟進

禮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彬坦率不修邊幅一日朝

退上東閣階峻雪滑失脚傾仆倒復上徐有貞

俛首側項噱然而笑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徐文靖效古人以二缾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

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投一黑豆始黑

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徐溥字時用宜
興人祖鑑瓊州太守溥登進士第二授編修累官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靖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劉定之別見見其子孫多賢
歎曰吾與公同處未嘗見筆下妄殺一人宜子孫
若是商輅字弘載淳安人早擅三元六年即登內
閣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窮治不已輅言不
可輕聽獄遂不竟英廟復辟除名成化中召起原

仕累加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汪直開西廠

大肆羅織輅極言之遂革西廠由是見械於直會

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曄有罪赴京避不就逮爲直

所發語連輅致仕輅與錢溥不和能溥爲秃婦傳

譏之其再起也黎淳以禁中易儲事歸咎於輅

上章攻之卒贈太傅謚文毅子良臣翰林侍講良

輔刑部主事孫汝謙尚寶司丞

曾彝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

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終夕不及亂 鼐字德恒

真定寧晉人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改任泰和典史益肆力問學督部工匠赴闕疏乞就禮部試文詞宏淵中第二人廷試宣廟策以羲畫河洛象數鼐對稱古擢第一授修撰累陟吏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學贍行端內剛外和議達政體才量出人扈從英廟親征也先死於土木贈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改文忠官其

孫榮錦衣世百戸

楊鼎座隅書十思以自省曰量思寛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鼎字宗器咸寧人會試中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清修苦學嘗語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官至戸部尚書卒謚莊敏子時暢翰林院檢討

有以王華同年友事誣毀華者人謂王當速白王曰

若白之是哉許吾同年友矣是焉能浼我哉竟不

辯華字德輝餘姚人四世祖性廣東參議嗣昌爲

亂死之曾祖與準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曰吾

後再世其興興其久乎華登狀元氣質醇厚議論

風生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後子守仁功封新建伯

大司馬郭宗皐家居甚貧宗皐字君弼登州福山所

人父天錫刑部郎中宗皐成進士改庶吉士授主

事改御史上疏中指哀冲太子廷杖四十復官累

遷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失援大將張達逮捕一百戍邊起刑部侍郎位至南京兵部尚書剛方嚴重清飭絕俗罷歸三遇存問出入里門不設車蓋時行田間常有小兒數十輩隨之善自保攝骨氣强健子孫朝夕環列左右卒年九十贈太子少保

其長子學書不成無所資賴故人同里成溥其落魄乃走宣大軍門求見吳兌自劾吳憐而收之存卹甚至每與諸將大會而命曰若等毋以

郭公子陁故不相提挈視之當如吾子諸將皆更提挈之士大夫聞之咸稱吳公長者 兖字君澤會稽人少英明不羣舉進士授兵部主事座師新鄭陁於華亭能去無一人祖道者兖單騎送之累遷宣府巡撫營築垣屯始定俺答貢市制度威信著聞陞總督擢兵部尚書負氣好施俸廪所入緣手散盡請骸骨歸貲用乏絕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踝爲富翁易耳毋恩多財則多田業衆僮僕徵責訟

恐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稍貧然省事少爭共樂差勝前家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訖兄長史

成國兄弟並爲三公成國恭謹善守其家 朱希忠字貞卿懷遠人七世祖亮從高皇帝起義授燕山中護衛千戶六世祖封成國追封東平武烈王能五世祖平陰武愍王勇曾祖祖父俱嗣成國公爵希忠襲封牟慶秀整肅皇帝南幸道衛輝以身衛上

出于大遂被恩顧忠愼始終一節飲酒至數十斗

歿追封定襄王謚恭靖　錦衣䜿達交遊甚廣成國

時時分金錦衣成國病卧東第錦衣第相去遠則

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卧內成國欠伸飲食及何

人侍左右頃刻傳報有不安節應時而至及成國

歿日夜號泣無上食几筵即取坐飲食其旁若與

相對　朱希孝字純卿定襄同母弟也廕授錦衣衛

百戶明習國家典故累秩左都督掌衛事凡緊急

遐情重大工作輙下寮輸資詢希孝手自裁荅無
不稱旨疏節闊目非極惡大憝不麗以法告訐洗
風爲之一變士民安然與人交忠信不欺情意周
而勳德位望與兄埒稱一時尋加太保卒贈太傅
謚忠信

倪涷字霖仲上虞人稍日姣好如畫磊落有奇抱兼
事多中咸進士累官夔州知府戸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元璐之父也爲荆州太守相居正病卒群

張居正子弟也懍甚屬所親秉淵言倪笑曰卽往者令偃僂致恭事卽不可知苟云強項又何虞乎待群張有加許不籍田如千頃爲勢家所侵悉徵予之人以是服倪厚德

丘櫟字懋實諸城人夙有大誌動以古人自期歷給事中剛直敢言杖發爲民隆慶中召起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子雲肇咸進士領郡事

力却餽遺多負國稅縣令積所却上官餽遺數百金抵其逋稅樹

清方然好爲名高不近人情在省中時湖廣巡撫
方廉餽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不直之擬
歸里梁太宰薦之江陵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經德
也終不肯起

玉劍尊聞 卷之一

玉劍尊聞